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二

曾元弼學

顧命第二十九　周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回首曰顧。疏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史記集解［箋云］馬氏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釋文經不見顧命字馬鄭說疑皆序下注先著於此以明命篇之意史遷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

之。作顧命。【釋曰】君奭云。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是武王顧命。周公召公受之。成王命召公畢公等相康王。正先王遺法。此時在周公制禮後。於正終正始之事尤備。史錄以為後世法。孫氏云。見於先王廟者。經文有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南門。廟門。又云諸侯出廟門俟也。云毋多欲者。即經文所云冒貢非幾也。宗室有鬼神曰廟。禮經稱殯宮曰廟。此廟當謂殯宮。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此成王二十八年。疏居攝六年為年端。詩烈文序疏【箋】

云哉。始也。釋詁魄。今文作霸。三統曆曰。生霸。望也。此說不誤馬氏懌作釋。曰。不釋。疾不解也。釋文今文作王有疾不豫。三統厤又曰。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此說非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釋曰四月。周四月。建卯之月也。魄者。霸之借。哉生霸者。月光始生。謂三日也。對十五日明滿正稱生霸。故曰始。劉歆云生霸望也。於義可通。余於武成逸文詳論之。而此云庚戌朔至甲子哉生霸。則大誤。霸為月光。十五日月與日望。光盡生。何得云哉生。若依魄為陰神之義。謂月質

無明處。則望日光滿。何魄之生。疑歆雜采舊說。更參己意。漫未加詳。致茲舛錯。故悉分別申駁之。其說成王在位之年。亦與鄭不同。王氏云。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自即政之年數至崩年也。又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阼。稱己小求攝。管蔡流言。周

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洛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洛誥。劉歆并為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恐不可信。且如此。則營洛之年應閏在九月。又不合古厤法。鄭既分為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為一月二月。則所推自當與歆不合。歆又以十五日為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不合。尤為紕謬。然則歆所推洛誥十二月戊辰是晦。成王即政

元年正月是己巳朔。顧命四月是庚戌朔。甲子是四月十五日。亦即是哉生霸。五條皆不確。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者。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于明堂。是為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為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然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

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案王說甚詳確。此哉生魄。與甲子不知相去幾日。據經云疾大漸病日臻恐不獲誓言嗣。則王疾必已多日。自知不起。故作顧命。如劉歆說甲子即哉生魄之日。則與經文乖戾。且依武成之例。經當書四月甲子哉生魄。不當分爲兩文也。哉生魄是病起之日。自是病日臻。故曰不懌。猶金縢言弗豫。爲作不釋。言疾不解。疾不解。故不豫說也。段氏云。釋懌同字。如毛詩說

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讀二字依段說增為濯。下當有文句今不可考澣衣成事。三國吳志虞翻傳注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玄冕。疏〔箋云〕馬氏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釋文頮。一作沬。三統曆引憑。壁中古文作侁。說文曰。侁。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几部中論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法象〔釋曰〕洮頮水者。自潔清也。鄭讀洮為濯者。周禮守祧。古文祧為濯。兆聲翟聲古通。濯即濯髮。與馬義同。頮即沬字。說文云。沬。洒面也。又作頮。云古文沬从頁。漢書禮樂志注。

音均曰。沬。古靧字。孫氏云。頮靧皆頮別字也。段氏則疑說文古文作頮。以今本作頮為誤字。案鄭云湔衣成事者。此句必相傳古訓。或出緯書。言王之顛沛不亂。湔。謂洮頮水也。衣讀去聲。謂被冕服也。重發顧命。故湔且衣以成其事。此即自治於威儀之本身作則也。虞仲翔不知鄭說有本。且誤讀衣字平聲而輕詆之。殊為非是。互詳述學詩注。被者。以冕服加王身。必平日正王服位之臣。是太僕也。知玄冕者。加於平日視朝皮弁服一等。以在路寢不入廟。故不服袞冕與覲禮異。此數語用江氏義凭讀若

馮。經傳皆假馮為之。俗又加心作憑。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

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詩淇澳序疏 芮伯入為宗伯。畢公入為司馬。桑柔疏 箋云 彤一作師。虎一作龍。漢書古今人表 釋曰 江氏云。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卿也。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餘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著名焉。芮彤畢毛皆畿內諸侯。芮伯。周同姓。史記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彤伯或彤城氏之後。畢。毛。文王庶

子。衛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也師氏中大夫官。掌以媺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衆正之官與其治事者。案太保畢公毛公以三公下兼卿職。則太保領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領司空。鄭云以六卿為正次。而詩疏引注云芮伯為宗伯者。蓋孔所據書注傳寫有誤。當改云司徒。召公旣為太保。則畢毛二公當一為師一為傅。但三公官不必備。故序次不以公而以卿。太保與畢公為二伯。故下云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

諸侯。冢宰與司徒爲六卿之首。故下云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此六卿之次及三公兼職。與周禮大傳及周官逸文及他經皆一一符合。皮氏乃謂殷以上秖有五官。太宰非尊官。果爾。則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孔子荅云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何耶。虎臣即虎賁。官稱。漢書作龍臣。則以爲人名。及彤作師。蓋皆出今文。　此第一章。記成王疾將崩。召羣臣聽顧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箋云漸進。易漸彖傳幾。危也。釋詁病。謂疾益困。論語述而注臻。至。釋詁猶。終。誓。謹也。釋言釋曰馬氏云。漸。進也。大進。深入也。言病日至。已當命終而淹留之際。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女。案曰誓言曰審訓者。違世遺之法。以輔嗣王安天下莫大重任付託羣臣。慎重之至也。　此第二章第一節。言己疾革。念嗣世之重。顧羣臣而審命之。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箋云易離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又曰。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鄭氏曰明明相繼而起。大臣重光之象。堯舜禹文武之盛也。六二黃離元吉。鄭氏曰。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愼成其業。虞氏曰。重光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釋文肄。習也。說文韋部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

釋曰 昔君猶言先君。康王之誥亦云昔君文武。宣重光者。洪範五行傳云。明王踐阼。則日儀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奉觴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太平之世日袁重光。謂日

有重日也。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聚房。桓譚新論云。二月甲子日。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合之此經馬注。則重光爲天象。主日而兼月與星。人君德及於天。則三光宣精。文武時有此瑞。適與德相應。故曰宣重光。大誓云。文王若日若月。光於四方。君奭云。迪惟前人光。下文云。文武之光訓。後漢和帝紀永元二年。詔曰。祖宗迪哲重光。班固典引云。宣二祖之重光。合之鄭易注。皆以重光爲聖德繼明。二說實一貫。夫惟有重光之

德是以有重光之瑞。所謂日月光華宏于一人也。
奠麗者。奠。定也。麗。相附麗也。謂定重光相附麗之
道。慎成其業。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
陳教。敷陳德教也。宣重光奠麗陳教。易所謂重明
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象與肄。肄習也。重熙累洽
以陳德教。則民皆肄習。言則而象之也。習而不違。
近者悅則遠者來。用是德教能達於殷。如虞芮質
成。三亳之民來歸是也。人歸之則天與之。故能集
大命於厥身。或曰。肄。勞也。如詩既詒我肄之肄。言
奠麗陳教則既勤勞矣。詩曰。文王既勤止。武王受

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皆所謂肆。肆不違。勞而不倦。自強不息也。史公說文王武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正約此經之義。達通集就。皆聲轉義同。王氏先謙訓麗如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謂定民之所附麗。亦通。　此第二節。言文武積德累功以受天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箋云】壁中古文後作后。侗作詷。說文曰。詷。共也。一曰譀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后之詷。言部 又曰。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辵部 馬氏侗亦作

詷。曰。詷。共也。釋文[釋曰]在後之侗。王自謂也。焦氏循以侗為僮之借。言在文武後之僮稚。王年將艾而云侗者。謙辭。猶盤庚自稱幼孫也。莊氏述祖云。說文一曰譀也。玉篇。憨愚也。說文蓋借譀為憨而訓為愚。然則引經謂在後之愚。亦謙辭。後后古字通。馬訓共者。共同供。謂在後之供事。小徐本作在后之詷。韻會同。大徐本后上有夏字。段氏謂不可通。是衍文。致確。或強為之說。終不辭。迓當為訝。迎也。敬迓天威。王氏先謙謂猶呂刑云敬逆天命。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曰敬曰天威。正與有殷嗣天滅威

大相反。聖狂興亡於此判。嗣。繼也。繼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亂逾越。言敬天法祖以終身也。史公說務在節儉毋多欲。蓋亦無敢昏逾之意。無逸云。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此文正與相應。　此第三節。言己敬守文武之道。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釋曰 殆危。興。起也。悟同寤。詩關雎傳云覺。覺猶蘇醒也。言天降疾甚危。弗復能起。神氣困憊。弗復蘇醒。命將終也。尚。庶幾。時。是也。猶此也。保。安。弘。大也。

釗。康王名。言汝庶幾明曉此我所言。用敬安輔太子釗大濟于艱難。成王幼遭多難。此時太平已久康王又賢。而云然者。王蓋深知為君之難。惟恐守成之忽。周公所謂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也。史公云懼太子釗之不任。正此意。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釋文

箋云 能。恣也。堯典注 馬氏曰。贛。陷也。釋文 勖贛。今本作冒貢。釋曰 此言弘濟之道。江氏云。安遠方之國。恣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衆國。勸。勉也。夫人之

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勖以冒為聲。讀當為冒。冒。觸也。非幾。不善也。思夫人皆欲自治于威儀。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又云。說文血部。衉从血。臽聲。或作𧖴。贑聲。則贑臽同聲。故馬云贑陷也。王氏云。贑從竷省聲。竷讀若坎。坎義為陷。故訓贑陷也。凡人為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勖贑也。案江王說甚是。史公云以篤信臨之。忠信篤敬。所謂自亂于威儀。柔遠能邇之本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苟或失之。則觸陷於非幾矣。周公戒成王曰。汝往敬哉。又曰。作周恭先。皆愼之於幾先。而豫絕其非也。王此命與公言意一一相符。蓋服膺公教深矣。孫氏據史記無多欲之文。以冒爲貪冒。則當謂無教逸欲以陷於不善。蓋太平則侈心易生。或將淫用非彝。而官邪政亂民窮財盡由此而起。故戒之亦一義。　此第四節。命羣臣輔嗣王以道。　以上第二章。發顧命。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周禮幕人疏【箋云】漢石經既作即。翼。一作翌。三統歷引馬氏王作成王。曰。安民立政曰成。釋文【釋曰】茲既受命還。江氏云。羣臣既受顧命而還退也。今文既為即。字之誤。案下篇云羣公既皆聽命。文例與此同。作既是也。出綴衣于庭。江氏疑鄭注為掾凶事。王氏辨之云。喪大記小斂衣十九稱。鄭彼注。尊卑皆同。大斂衣君百稱。見鄭小宗伯注。掾為聯綴。恐不及事也。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疏云。歲制。謂棺也。不易成。故歲制。時制。一時

可辦。是衣物難得者。月制。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日修。棺衣皆畢。但日修理之。此皆謂大夫以下。人君即位為椑。不待六十。天子宜更早。成王崩年四十九。喪具固宜早辦。況疾已危殆。斂衣尤不可緩。故鄭云云也。翼日。發顧命之明日也。孫氏云翼與翌通。說文。昱。明日也。律厤志引此作翌。亦假音字。王崩。馬本作成王崩。與白虎通律厤志周禮司几筵先鄭注引同。成王生有是稱。見酒誥。至崩後將葬。以王安民立政之功正與成義合。因以為謚。成王即政後。一遵周公之法。上承文武。下關康王。太

平刑措。比隆唐虞。禮運五帝德篇孔子皆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並稱。觀書詩所言。可謂繼體守文之極則矣。　此第三章第一節。記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箋云】仲一作中。毛一作髦。漢書古今人表俾使。釋詁爰引也。說文𠬪部史遷說。齊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齊世家逆迎。釋言延進。恤憂也。釋詁翼一作翌。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宅一作度。班固傳注引【釋曰】太保奭為冢宰。百官總己以聽。命皆出焉。仲桓南宮毛。孫氏以為當旅賁氏之職屬於

虎賁氏者。爰訓引。齊侯呂伋。太公之子。時太公已
薨。嗣為齊侯。呂氏。伋名也。蓋以列侯在王朝兼領
虎賁氏之職。命桓毛使之導引。江氏云。桓髦官卑。
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
虎士也。桓髦各執干戈為齊侯前引。率虎士百人
為嗣王衛。王既崩而世子猶在外。世子蓋以王未
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憂危之際。故以兵迎
之于南門外。又云。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
子親齋元而養。然則成王有疾康王自當在內養
疾。何王既崩而猶待逆于南門外乎。自必以成王

未疾之先奉使而出。不及知王疾也。蓋王之寢疾不過旬日間。始疾時不虞遂篤。故不召太子至甲子王病甚。知不及待太子之歸。故且召羣臣傳命。時太子實不在側。僞孔傳以為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為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復逆之乃成其尊乎。經所謂南門。非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無文。蓋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出趨之。既接見。遂衛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蓋外朝之外門。

所謂皋門也。案江說明辨以晰。或以南門為廟門。然史記云見於先王廟。據殯後御王冊命言。與此無涉。翼室者。江氏云。翼室。路寢傍室。宗。猶主也。延子釗入路寢之傍室。憂居為喪主。又云。翼。猶鳥翅翼。是左右兩傍之名。翼室有兩。此蓋東翼室。既殯後倚廬在中門外東方。此時暫居翼室。亦在東可知。案太子自外入翼室去飾。遂至王所行喪禮。為憂居主。翼室。夾室也。作翌者借字。宅作度者。今文字。宅度皆訓居。義同。　此第二節。迎太子為喪主。

丁卯。命作冊度。

【釋曰】命者。亦太保命之。蓋命史作冊書顧命辭。並書受冊禮節法度。先事豫備也。此第三節。作冊度。

以上第三章。記王崩至殯前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疏【釋曰】此以下主敘康王受顧命見諸侯之事。以命士須材即在此日。繼王殯後而言。故先記之。江氏云。天子七日而殯。計王以乙丑崩。辛未為七日。壬申為八日。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然則成王以壬申大斂矣。鄭意蓋以大斂與殯同日。天子殯斂以死之明日數也。曲禮

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于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是鄭君以天子殯斂數來日。故不數乙丑而以壬申爲七日。因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孫氏云。伯相者。召公以西伯入相。初時與周公爲二伯。周公既歿。畢公代之。下文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須者。易歸妹虞注云。需也。材者。椁材也。檀弓云。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疏云。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檀弓

又云。既殯。旬而布材。此則殯之明日即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與諸侯以下不同。久之欲其乾腊也。案須材者。布梓與明器之材。乾腊以待用。此附於王棺者。至重。故先舉之。　此第四章第一節。

命士須材。

狄設黼扆。綴衣。

【箋云】漢石經扆作衣。【釋曰】將傳顧命。為新陟王設神坐。亦伯相命之。孫氏云。狄者。祭統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云。狄人設階。狄與翟通。黼扆者。釋器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

南鄉而立。注云。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扆依通字。綴衣。蓋即中庸所云設其裳衣。案户牖之間謂之扆。其地也。於此設絳帛屏風以白黑綫繡為斧文。以色言曰黼扆。取其文。以所繡物言曰斧扆。取其威。王覲諸侯負之而立。扆通依。又省借作衣。覲禮天子設黼扆于户牖之間。西都宮室猶諸侯制。謂室户西牖東之間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則正當太室之户。在兩牖之間也。此設黼扆處。蓋與覲禮同在户牖間。下云牖間者。舉牖以該户耳。綴衣。孫說為最是。設黼扆綴衣。蓋惟牖間南鄉一

坐爲狀。王正位也。傳顧命當於路寢殯前。不當離殯而之廟。說俱詳下。江氏云。鄭仲師注周禮司几筵及天府職。皆引此篇以設几席及陳寶是癸酉日事。則狄設黼扆與士須材同日受命于伯相矣。顧氏炎武謂自此以下是康王踰年即位之事。案天子七月而葬。葬則有謚。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既葬而再閱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顧命。不宜遲之踰年而後傳于嗣王。丁卯命作冊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周禮天府職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有大喪出路之文。則周公

之制固然也。愚謂大喪陳寶以華國者。明國家有道。天下諸侯同與榮哀。得備死生之服物采章。所以昭前王之烈。正新王之始。且成王之初。周公以大聖當總己之任。猶遭流言之誣。故特於踰年即位之前起殯前受顧命召諸侯之禮。明正位受重以絕嫌疑。此尊尊防亂之精意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也禮器疏 篾。析竹之次青者。華玉。五色玉也。疏 箋云 馬氏曰。篾。纖蒻。釋文 篾。壁中古文作蔑。敷作布。說文曰。蔑。火不明也。从蔑火。

莧亦聲。周書曰。布重莧席。莧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首部

釋曰　四坐皆以依神。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於平生有事之處。皆設几席以依之。而牖間尊處為王之正坐。王氏云。牖間。即戶牖之間。舉牖以該戶也。戶是出入之戶。牖即是窻。所謂窻東戶西者。蓋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為堂。後為室。堂兩旁為東西夾室。即異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為東西房。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為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嚮之

坐也。案備言之曰戶牖閒。約言之曰牖閒。詩宗室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與此文例同。牖閒南嚮。與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西夾南嚮立文一例。故省戶字以協句。知非明堂制兩牖閒者。若如明堂制。則當如洛誥云太室前。而其西其東是西室東室。非堂之東西牆。不可稱序。且並無東房西房。江氏永辯之已明。詳下。敷。布也。篾俗字。當爲蔑。蔑細小之意。鄭云析竹之次青者。蓋去其最外之青皮而取其次青之皮。細密治之爲席。謂之蔑席。馬云纖蒻。說文。蒻。蒲本。可以爲平席。纖蒻其細者。許馬

云蒲鄭云竹不同。而以蔑爲纖細之義則一。或曰。蔑。即篾之假音字。黼純者。江氏云。白與黑謂之黼。純。緣也。以白黑米繒緣席邊也。鄭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者。孫氏云。周禮司几筵職云。王位設黼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是王生存時牖閒之位設三重席。席皆異物異純。不用蔑席。今則重席惟用蔑席黼純。上下不異。是不用生時席也。舉一反三。下三席可知。華玉者。說文云。璪。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栗。玉英華羅列秩秩。是也。仍。因也。江氏云。因生時几也。不用生時席。

嫌几亦變之。故曰仍几。案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謂朝夕奠不易几。與此仍几義異。要其為因仍則同。此席為王覲諸侯之坐。南面而聽天下。故正中南嚮。嚮。古作鄉。蔑古文作莫。假音字。許讀與蔑同而解為纖蒻。謂古文借莫為蔑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底。致也。蔑纖致席也。疏 [箋云] 馬氏曰底。青蒲也。釋文 [釋曰] 鄭以此席為旦夕聽事之坐者。尊者在室居奧東嚮。在堂聽事亦如之。既非臨朝南嚮。又非對賓客在阼西嚮。故以為旦夕聽

事之坐也。辰之言致。段氏云。鄭意蒙上文蔑席為言。蔑席之纖致者則謂之底席。致今緻字。底。致也。附字義以立說。案言蔑以見析竹次青之膚。言底以見治之工緻。蓋大同而小異。馬云青蒲。蓋聞傳注所謂蒲平。底同砥。砥平也。緻純。江氏云。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繢純。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五席。又有葦席萑席。凡七席。而純則惟紛畫黼繢四者。此經有黼純畫純紛純而無繢純。則綴純即繢純矣。孫氏云。大戴盛德篇云。赤綴。戶也。盧氏注。綴。飾也。以為畫飾。則與繢同。文貝。貝之

有文者。爾雅釋魚云。餘蚔。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此類是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席。刮凍竹席。畫純。以雲氣畫之爲緣。疏釋曰此燕饗羣臣諸侯之坐。在阼階上。主位西嚮。凍。今本誤作凍。孫氏云。說文。刷。刮也。凍。澗也。廣雅釋詁云。澗。洒也。蓋以竹爲席加之洒刷也。段氏云。凍。治也。刮凍亦合下筍爲言。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刮治。使浮筠色澤妍容可觀。故曰豐席。畫純者。江氏孫氏皆謂禮畫成物象者

則著其物。若但取文采無所象。則惟畫雲氣。如此
經畫純。及鄉射記凡畫者丹質。喪大記畫荒。皆是。
彫玉。玉有彫刻文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疏禮器以元
組為之緣。疏 [箋云] 馬氏曰。筍。蒻箬。釋文 [釋曰] 西夾者。
西序外之夾室也。其南為西堂。東方亦如之。以嗣
王恤宅在東。故惟於西夾設神坐。夾室。蓋休暇之
處。中以南為堂故南嚮。或以為明堂之右个。非也。
筍席者。以竹青皮為席。注引禮器竹箭有筠。釋義

注引作箇。古从旬从勻之字多通。段氏謂竹胎呼箇。竹青皮亦呼箇。後人分析別作筠。則謂以箇稗編爲席。鄭義爲長。玄紛純者。司几筵注云。紛如綬。說文云。組綬屬。漆者假借字。說文作桼。云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此几但髹之無貝玉飾也。　此第二節。設神坐。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亦爲飾。周正色也。疏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大也。天府疏 大璧大琬大琰皆度

尺二寸者。疏[箋云]馬氏曰。越玉。越地所獻玉也。釋文
寶。壁中古文作宲。說文曰。宲。藏也。呆古文保。周書
曰。陳宲赤刀。宀部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
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鄭司農引書顧命
曰。越七日陳寶以下。云此其行事見於經。[釋曰]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所
寓。此經陳寶易所謂長子主器。中庸所謂陳其宗
器也。越玉五重。越。於也。於是陳玉五重。并陳諸寶
物如下文所云。五重者。弘璧一也。琬琰二物為一
類。二也。大玉三也。夷玉四也。天球五也。天子諸侯

皆以玉為瑞節。重之。故先舉之。馬云越所獻玉。江氏諸家皆謂周書王會解載伊尹獻令越地並不獻玉。馬說非。赤刀。蓋武王誅紂時佩刀。江氏云。逸周書克殷解武王擊紂以輕呂。史記云以輕劍擊之。輕呂。劍名。非刀也。案克殷解所言。多晚周傳聞附益語不足信。愚於述學詩注及釋武成逸文力辯之。赤刀謂當時佩刀。陳之以見天下所由定。不寶誅紂之劍鉞而寶所佩之刀。可見武王並未親自戮紂矣。大訓。謂三皇五帝之書。及典謨以來至於文武遺訓皆是。弘。大也。鄭云大璧琬琰皆尺二

寸者。孫氏云。考工記玉人職云。大琮尺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守之大璧。自必亦尺二寸。琬圭琰圭。玉人職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是宗器。或較大也。在西序者。蓋陳於西序神坐之北。此陳寶及輅皆西爲上者。以王殯在西階。且喪尚右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未離主位。所以爲愛。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正中尊之。所以爲敬。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三代禮變。其出於孝思之感發一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疏河圖。圖出于河水。魏志無水字帝王聖者之天府疏無之字所受。天府疏三國魏志管寧傳注箋云馬氏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釋文河圖。一作顓頊河圖雒書。文選引注典序。一作杼。褚淵碑文注釋曰山海經說。太華山西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故鄭云華山之球。球美玉也。江氏云。爾疋釋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言東北者。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實在東北

也。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則鄭說固有自來矣。云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禹貢雍州貢球琳。美玉蓋不一色。固有色如天者。此言天球。自是以色名之也。云三者皆樸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者。決上文曰璧曰琬曰琰。皆是既琢治成器之名。此大玉夷玉天球皆就其質名之。是未見琢治也。蓋東為陽中。物之所生。西為陰中。物之所成。故在西序之玉皆已成器者。在東序之玉皆未琢治也。案馬以球為玉磬。恐非。自伏羲以來至於文王周公。受河圖者甚多。歷世

相傳。蓋並陳之。今文作顓頊河圖洛書。專舉顓頊。疑有誤。圖書說詳易箋釋及洪範。此所陳在東序神坐之北。序一作杼者。通借字。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天府疏 箋云 鄭志答趙商張逸說。文王遷豐。僅作

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祼。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則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西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所作無復可因。宣王中興。別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咏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此條依王氏所參合且有引申語取之以使學者尋省其疏所引原文參差譌脫俱見近儒鄭志輯本

釋曰膺疑即膺征

之胥。夏時臣名。垂即舜共工。大貝。散宜生所用獻紂以出文王於羑里者。武王伐紂仍得之。以文王所由免禍。故寶之。使子孫無忘憂患。車渠即車輪。以上先儒說大同。西房東房在室之東西。房各有一戶向南。王氏謂房室間有墉。西房陳寶在東墉下。東房陳寶在西墉下。房戶洞開。入門即見。其說甚確。其參合顧命詩斯干禮玉藻疏。所引鄭志亦甚通敏。胡氏培翬及余禮經校釋皆引而申之。顧命仍諸侯路寢制。非明堂制。經文甚明。江氏永云。顧命路寢之制。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

兩階有二埀有側階。何嘗有九階。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為九階。皆不同。棠江說至當。詩但言靈臺辟雍而不言明堂。明堂者王者之堂。文王未嘗稱王。故不作明堂。武王覲兵。尊文考為王。蓋於豐立文王廟為明堂制。世世不毀。故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然其他寢廟尚仍舊制。周公制禮。於洛邑立明堂宗廟路寢。三者同制。備天子禮。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入太

室課。明宗廟與明堂制同。既以洛邑為正都。則鎬京舊都自可仍先王舊貫。不重煩勞百姓。故覲禮言廟制曰戶牖之閒。曰東箱。此經言寢制曰東序西序曰東房西房曰側階。皆與明堂制異。鄭說各依經立義。不可易也。明堂之制。詳愚所為周禮學解紛。

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路今本作輅此依典路制

大路。玉路。綴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

玉路相對也。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之東。北面。春官典路疏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于朝祀而已。

疏 箋云 馬氏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常。故不陳之。

疏 綴一作贅。周禮典路大喪出路。鄭司農注引此經作贅路。路。今本作輅。釋曰 江氏云。賓階。西階。面。猶前也。大戴禮朝事義曰。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流。樊纓十有再就。周禮巾車職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流。合此二文。則大路即玉路也。阼階。東階。贅者。附贅也。故訓

爲次。案連綴附贊同義。皆屬車之稱。記所謂貳車也。此陳在兩階前。皆南鄉。不云前而言面者。謂順階之面耳。非迫近階前。致妨升降也。先路。江氏謂周禮巾車職無先路之名。唯見於此及禮記郊特牲。鄭于此云象路。據巾車職象路以朝。此經將有受朝之事。此時出路不得不陳象路。兹凡四路。大路既是玉路。贊次又皆是副貳之名。故推先路以爲象路。但巾車玉路象路與郊特牲大路先路樊纓就數不同者。殷周文質異耳。又云。次者。不前也。對先路是象路而言。故云象路之貳。周禮巾車王

之五路。玉路以祀。象路以朝。此時將祭奠于殯而傳顧命。故陳玉路。又將受諸侯朝。故陳象路。是以鄭君云主于朝祀而已。金路以賓不陳者。此時喪中權宜受朝。不迎賓。無所用于金路也。寢門側內外各有兩堂。謂之塾。外塾向南。內塾向北。出以東爲左西爲右。入以西爲左東爲右。故左塾對賓階。先路在其前。右塾對阼階。次路在其前。鄭說至詳明矣。塾俗字。古蓋借孰爲之。　此第三節陳寶陳路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騏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戺。騏字從詩疏引鄭本

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疏 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詩疏 駉戈。即今之句孑戟。疏 箋云 雀禮皆作爵。白虎通曰。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不失其質。緋冕禮說。路門一曰畢門。闈人朝士鄭司農注 馬氏曰。騏。青黑色。釋文 釋今本騏作綦。釋曰 此設兵衛以昭尊嚴。且備豫不虞古之善教。雖天下太平。人心安靜。而禮防不可懈。所以止邪於未形。此侍衛之臣。服弁

者皆士。在堂下。服冕者皆大夫。在堂上。說文云。弁。冕屬。冕。大夫以上冠也。雀爵字通。禮本皆作爵。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蓋染布三入赤汁。再入黑汁。外黑內赤也。無繅者。江氏說。周禮弁師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又云。諸公之繅旒九就。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注云。侯伯繅七就。子男繅五就。孤繅四就。三命之卿繅三

就。再命之大夫澡再就。是冕皆有澡也。爵弁之制。延紐笄紘皆與冕同。惟無澡為異耳。然則冕而無澡即與爵弁無異。而鄭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則似無澡之冕仍與爵弁不同者。賈氏士冠禮疏云。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爵弁則無前低後高之制。故不得冕名。是也。惠以下七兵。惟戈制詳考工記。其餘鄭注所說。當時必確有依據。今不可考。且惠瞿皆假借字。其本字亦不可得詳。畢門為路門一名。先鄭說蓋有自來。路門以路寢得名。正在應門之內。此

時為殯宮門。鬼神所在曰廟。故亦曰廟門。若祖廟之門。則不稱路門。亦不稱畢門矣。騏弁者。江氏說。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簙綦也。驪是黑色。故鄭云青黑曰騏。且引詩以證。謂騏弁之文采如馬之騏文也。詩鳲鳩云。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與鄭此注誼同。而箋乃云騏當作璂。以玉為之。此不破騏為璂者。鄭注周禮弁師以大夫以上之弁皆有璂飾。士之弁則無有。彼詩所稱謂諸侯。故以為璂飾。此士不得有璂飾故以為青黑色也。今本作綦者。孫氏云。綦當作綥。說文帛蒼艾色。新修增綦字。即綥

別體也。戺者。廣雅釋室云。戺。砌也。江氏云。張衡西京賦設切厓隒。呂向注。厓隒邊也。切。即砌字。謂堂廉直下厓也。夾兩階者二人。夾戺者二人。夾階則在兩階之外畔。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向立。夾戺則在戺之兩耑。夾堂厓而立。一立於東南堂隅之東。一立於西南堂隅之西。當前廉厓下兩耑。蓋皆南向也。上下文立異處者皆別言之。此夾階夾戺各二人。亦應分異。經總言四人者。以其所服所執同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

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着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疏

箋

云說文曰。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聲。戈部 銳。壁中古文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金部

釋曰

劉字說文無。或鎦之重文。傳寫脫之。劉鉞皆斧類。鑱。銳也。東堂西堂者。王氏云。序是東西牆。序外是夾

室。則序內皆為堂。然序內當東夾西西夾東者。中堂也。是為半以後。其半以前。則自楹間以及堂廉皆是。若東夾之前為東堂。西夾之前為西堂。是亦序外之半以前。即東西箱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特牲西堂注云。西夾室之前。釋宮東西箱。郭璞注云。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堂為廂也。案東西序之端蓋皆畧有餘地以通東西堂之往來。此立於東西堂者。蓋在東西堂之南廉相向。以夾衛正堂。戣瞿鋭皆矛屬。鄭云三鋒矛。即詩之厹矛三隅矛也。其制之別異未聞。垂。遠也。蓋

立於東堂之東廉西堂之西廉。銳字說文作鈗。蔡氏集傳以後皆從之。段氏疑今本說文有誤。據毛氏居正引說文讀若兑。謂當作銳。然銳字經傳恒見。何必如戣字特引周書。且非難識之字。既從兑聲何必更云讀若兑。竊疑此字壁中本作鈗。孔君以鈗字不見他書。據今文讀為銳。許君則存其本字而就其諧聲讀之。兩字並存可也。鄭云七兵或施矜或著柄者。劉鉞斧屬著柄。惠斜刃宜芟刈。疑亦斧屬當著柄。戣瞿鈗皆矛屬宜施矜。攷工記廬人職云。戈柲六尺有六寸。鄭注云。柲。猶柄也。其下

文鄭注又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殳。則戈柲亦名矜。蓋對文異。散則通。數語本江氏云側階東下階者。此設兵爲衛嗣王。其位皆先東後西。與陳寶陳路異。王氏謂王在東翼室。東方兵衛宜盛。故東垂既有一人。而東下階又有一人。王當自東垂之階進至中庭以就殯所。其說近是。蓋正堂兩階。東西堂各一階。故曰側。此時西堂無事。故惟目東下階爲側階。此人立處當在階側。與夾兩階者同。不必泥冕者必在堂上也。或曰。東下階當爲東房北階。傳寫誤耳。要之側。猶特也。亦旁也。東堂西堂北堂皆止

一階。且皆在旁。正堂則居中兩階。若明堂則南面三階。東西北各兩階。無側階也。　此第四節。陳兵衛。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布冠也。冠字依御覽服章部三增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蟻。謂色元也。即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疏

箋云 白虎通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

詩篇 **釋曰** 王將受顧命主天子位朝諸侯。權從吉服。麻冕者。凡吉冠。自緇布冠玄冠上至冕。皆績麻三

十升成布為之。布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成布一幅。是布之極細密者。禮之通例。冠之升數倍於衣。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吉時朝服十五升。冠三十升。王有五冕。皆以麻為質。此麻冕。或以為袞冕。卿士邦君亦各服其上服以重大禮。愚謂此初喪權吉。當上下同服玄冕無文。惟王服黼裳以示區別。故經稱麻冕以見尚質。注特指黼裳為有文。明其餘蟻裳彤裳皆無文也。黼裳蓋用麄冕二章之裳。衣無文而裳有黼。亦以別於正服玄冕也。隮。俗字。當為躋。升也。由賓階隮者。居喪之禮。

升降不由阼階。況當殯前將就受顧命乎。云蟻謂色玄者。蟻。俗字。當爲蛾。江氏云。蛾。蚍蜉也。服章無蛾。蛾常。常色如蛾者。孫氏云。夏小正云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玄者色也。案玄端玄裳冕服纁裳。此變玄言蟻。下變纁言彤。皆別於吉服之辭。卿西面。在中廷之東。諸侯北面。在中廷之南。陪位於下以聽傳顧命。入。入畢門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
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
人奉瑁。疏 同。酒杯。三國吳志虞翻傳注 御。猶嚮也。王此時正
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冊書。以
命王嗣位之事。疏 箋云 介。璧中古文作玠。說文曰。
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玉部此引書蓋傳
寫涉下文而誤當改云太保承玠圭 馬氏曰。同者。大同天下。今文
同或作銅。一說爲天子副璽。吳志注 大傳說。古者圭
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則覆之。
故圭冒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釋曰 太保太史

太宗。皆贊王成大禮者。將即神前。故冕而彤裳。即祭服之纁裳而無文。變纁言彤。別於吉事也。江氏云。承。亦奉也。介讀爲玠。玠圭。鎮圭也。爾雅曰。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考工記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同。圭瓚也。以挹鬯祼祭者。周禮謂之祼圭。瑁。亦五也。所以冒諸侯圭。言德能覆冒天下也。攷工記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太保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又云。周禮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此小宗伯之上一人。與大宗伯同事。蓋同等之中自有長次。必知上

宗是二人者。奉自兩手共承之。以兩手奉一物。則同瑁二物必二人奉之。且下文王三詫上宗曰饗。太保授宗人同。明是贊王者大宗伯。贊太保者小宗伯也。三國志虞翻傳注載翻別傳云。翻奏鄭解尚書韋失事。顧命康王執瑁。古月字似同。从誤作同。訓爲酒桮。甚韋不知蓋闕之誼。案經同瑁聯文。若以同爲月。謂爲古瑁字。則此言奉月瑁。下言受月瑁。重言月瑁。成何語乎。且古瑁字作玥。見說文王部。月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月部。以冃爲古瑁字非也。據下文王受同以祭。太保以異同醋。則同

非酒器而何。若以為古瑁字。瑁安可以盛酒乎。翻說謬矣。又曰。圭瓚以盛鬯酒。鄭注酒杯。或更有說以申其誼。今不得詳聞。故言圭瓚以增成鄭誼。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是璋瓚矣。丰圭曰璋。璋瓚亞于圭瓚。禮記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此下太保以酢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矣。案江說甚精核。同非尋常酒器。乃享先王之圭瓚。故與介圭及瑁並重。而承奉者升自阼階。明以先王重器授嗣王使為之主。易震卦曰。不喪匕鬯。彖曰。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數句亦約江義祭禮薦鬯酒。人君所自親。故重其器有圭璋之瓚。若以為瑁。則天子之瑁豈容有異。且於璋何涉乎。此同瑁古今文無異。今文或讀同為銅。而說又各別。陳氏云。白虎通爵篇曰。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訓銅為酒器。亦今文家說。同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為之者。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鄭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為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為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為質。飾以金玉。此鬯瓚為傳重之器。觀白虎

通言旣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為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為之。金飾其外。可概見矣。案陳說甚通。同為酒器。經文自明。班說貫串前後。必不顯背經文。馬注殘缺不可考。或謂同之言大同。猶瑁之言冃冒。亦未必與經違戾。惟以銅為玉璺之副。則今文家別說。不可從。太史秉書由賓階隮者。江氏云。秉。執也。書。所寫顧命之冊也。御。古訝字。訝之言迎。迎則必向。故鄭云御猶向也。王國自賓階升矣。必知此時立賓階上少東者。以太史隨而升階。將由其西讀冊。自然

王少東避之也。禮記曾子問篇。君薨而世子生。三日。負子以見于殯。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此云太史東面于殯西南隅者。禮記少儀云。詔詞自右。曾子問所云。是北面而告于殯。當在世子之右。故立于殯東南隅。此則以成王之命詔嗣王。當立于殯之右。故東面于殯西南隅也。案此史記所謂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也。見者。爲受顧命特見。非朝夕哭常禮也。先王廟。即新陟王殯宮。鬼神所在即曰廟。禮士喪士虞皆謂

殯宮為廟。是也。若以為祖廟。則非遷祖非祔。而勞神離殯往臨。其間無私毫禮節。恐不然矣。

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箋云 臨君。一作君臨。文選責躬詩注引 釋曰 曰者。太史既讀顧命。遂承先王意而言也。江氏云。卞。法也。燮。亦龢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女嗣守茲訓。以君臨周國。率循大法。以協龢天下。以對揚文武之耿光大訓。案皇后馮玉几。言先王力疾馮几發此命也。道揚猶宣揚也。末猶終也。臨君。文選注引

作君臨。鄭君序周禮廢興云。文武所以君臨天下。於文爲順。卞本弁字。弁者冠也。冠有法制。字从寸。法服之尊者。故弁有法意。卞訓法雖出王肅。當有所本。故江氏從之。孫氏云。鄭注士冠禮云。卞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槃與般通。廣雅釋詁云。般。任也。案上文云。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此先王所以大任天下之艱難也。汝當率循之。述先王意。故稱汝。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箋云 答。一作對。白虎通爵篇 釋曰 王再拜。受先王命也。興而答。答神也。江氏云。興。起也。眇眇。微也。亂。治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謙也。 此第五節。傳先王顧命於嗣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疏 箋云 同。一作銅。白虎通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為繼君也。爵篇 咤。壁中古文作詫。說文

曰。䛐。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䛐。部宀咤字亦作宅。馬氏作詫。釋文

釋曰 王既對神。太保當以介圭授王。王受奠於位前。不當行處。上宗二人以同瑁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奠瑁於圭旁。云乃受同瑁不云受圭者。此主於受同以祭。連言瑁耳。王三宿三祭三咤者。王氏云。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特牲饋食禮乃宿尸。鄭注並云宿。讀爲肅。釋詁。肅。進也。是行而前也。案王自立處奉同前行。三進至神席前。是謂三宿。三祭者。以同所盛鬯酒灌地歆神。如是者三。是謂三祭。既祭

卻行而退。三退至本位。是謂三咤。王當創巨痛深之時。受任大責重之命。忍哀致敬以答神意。故其禮簡質。與常祭異。咤字古文作詫。隸變作咤。馬作詫。亦詫之變。許訓奠爵。鄭云卻行。蓋各有所受。許意蓋以一灌祭則一奠爵。故三祭則三奠爵。若有侯於神者然。但此咤字本亦作宅。下文亦云祭嚌宅。疑作詫者古文增借字。宅居也。止也。謂三卻而退止本位也。咤訓卻。或以聲類求之。上宗曰饗者。祭必受嘏。先儒皆謂祝以酒嘏王。上宗勸王嚌酒。王不嚌。故但曰饗而已。若神命之然。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釋曰 上宗勸彊王嚌酒。王初喪哀至深。但以同還授上宗。上宗以授太保。太保受同降階奠于篚。遂盥手。別取一同。執其柄璋瓚升酌鬯為亞祼。遂以自酢。將拜。以同授宗人。乃拜。示受神酢也。王答拜。代先王答也。江氏云。盥。滌手也。半圭曰璋。此同以璋為柄。所謂璋瓚。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升酌執其柄以獻。言醋者既獻則自醋也。周禮時祭閒祀皆有罍。諸臣之所醋。案祭

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郊特牲云。灌以圭璋。太保亞祼之同爲璋瓚則王之同爲圭瓚明矣。段氏謂同字必依鄭解。乃如貫珠。良是。太保受顧命輔王。任天下之重。故亞王祼而受神酢。王答拜者。禮無不答。亦體先王付託之意也。亞獻後乃有酢。經約文。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釋曰 太保受同。宗人授之也。祭者。古人飲食必祭。非亞祼之祭也。嚌者。酒至齒。示受神惠也。宅。居也。酢時稍進。既嚌稍卻行止本位也。授宗人同。將拜

也。凡拜必奠爵。此不奠爵而授同。則上宅字非奠爵。而三咤之咤亦非奠爵矣。拜者。酢禮成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釋曰 江氏云。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諸侯。卿士邦君也。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神之。故謂之廟。俟。待也。待王出視朝也。 此第六節。既受顧命奠祭。 以上第三章。殯後明日嗣王受顧命。此廟門即殯宮門。或以為祖廟。余少時撰禮經校釋從之。今定從江王說。而西都清廟

非明堂制。則王說尤精確不易。諸侯出廟門。出畢門至應門內也。侯。侯王出也。下文西方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右。則本在應門外者。須太保畢公率之乃入也。此句與下節文勢緊接。僞孔分王出以下為康王之誥。大誤。據序及史記所述。明是王若曰以下別為康王之誥。伏生歐陽夏侯本。蓋王若曰上空一字。如盤庚三篇合為一耳。詳述學詩注。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 疏 箋云 正門謂之應門。釋宮 鄭駁異義云。顧命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詩干旄疏引 今文布乘黃朱作黼黻衣黃朱紼。白虎通紼冕 釋曰 王出。亦出畢門也。天子五門。自外數之。一曰皋門其內為外朝。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右社稷左宗廟。四曰應門其內為治朝。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其內為燕朝。蓋五門而三朝。與諸侯之三門三朝異。禮經校釋辯之綦詳。雖字句引證稍

有未確。而大致得之。此在應門內。蓋當宁而立南面。正君位也。王氏謂天子外屏宁在門外屏內。當宁者負屏而立。於宁相直。猶負扆而立謂之當扆。是也。西方東方諸侯。謂來朝而遭國喪因見新王者。與卿士邦君異。初。周公召公分陝為二伯。周公主東。召公主西。周公沒召公以太保兼西伯如故。畢公代周公為太師兼東伯。先西後東者。太保領冢宰尊。故先言之。入以西為左東為右。時諸侯皆在應門外。二公率諸侯各順其方入門而立。北面。定臣位也。布。列也。四馬曰乘。黃朱者。黃馬而朱鬣。

此所奉幣以合圭者。陳於庭。更有庭實之馬。亦包見之。白虎通引作黼黻衣黃朱紼。則謂諸侯衣裳有黼黻之章。以黃朱爲韍也。此今文異字異義。不如古文爲長。賓。諸侯也。稱。舉也。謂舉朝享奠幣之辭。朝用命圭。既朝。遂以圭馬璧帛等及庭實享。經云布乘黃朱奉圭兼幣。則是六幣之圭以馬。蓋舉上公之享幣以包其餘。又以享圭包朝之命圭。蓋釋辭畢即奠圭拜興。遂奉享圭若璧致享物耳。賓稱奉圭兼幣。言賓舉辭奉圭致幣而言也。釋辭者一人。奉圭則諸侯所同。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

義。故易曰利用賓于王。周禮以賓禮親邦國。謂諸侯來朝者爲大賓。奉圭之圭。實括六瑞六幣之圭璧。兼幣之幣。括六幣之馬皮帛錦及庭實爲文。一二臣衛者。一二。以少報多之辭。諸侯爲天子藩衛之臣。正其名。舉其職也。壤。土壤也。江氏云。壤地所生之物。謂庭實也。覲禮云。庭實唯國所有。朝享義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奠。亭俗作停也。謂亭置于地也。皆再拜稽首。明臣禮。敬之至也。覲禮載秋見之禮。受覲受享皆於廟。侯氏既覲出。復入享。節文辭命甚多若春朝則受贄於朝。受享

於廟。禮文當尤備。此喪事遽。故朝兼享禮務從簡質。但取正名定分而已。王義嗣德答拜。江氏云。言義嗣德者。明王當喪未嗣位。特以繼先王之體。義當嗣先王之德以受諸侯之朝。故答拜。此之謂禮以義起也。又云。春秋文八年秋八月庚戌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是則天子嗣位必待踰年。是時成王崩未踰旬。康王實未嗣位。若直言王答

拜。無以異于正即位者。言以義嗣先王之德。則未嗣位之意自明。禮記禮運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引之者。（此句今易）欲見康王受朝雖在喪中。宜也。蓋嗣王傳統。國家憂危之際。管蔡流言。前車可監。召公身當其難。今成王崩。嗣王之位未定。保無姦人闚伺。及諸侯皆在而詔王受朝。則大位斯定。釋暫時之喪服。奠永久之基業。召公之慮至深遠矣。案江說甚善。據周禮有大喪陳寶出路之文。與此經盡合。則此禮當自周公所制。而召公行之。後世一遵其法。

上言嗣訓。此言嗣德。明必嗣訓嗣德乃能嗣位。易乾九二爲世子之爻。當升坤五。文言傳備言君德學問。有天德而後可居天位。故禮有世子之法。重保傅之教。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大道也。　此第六章第一節。嗣王朝諸侯。所謂尸天子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箋云]馬氏曰。羑。道也。釋文　[釋曰]二伯率諸侯朝新王禮畢。六卿之長冢宰司徒。乃與羣臣羣后進戒於

王。江氏云。以手通指曰揖。引手相招與俱前也。羑進。若順也。言天改殷之命。惟文武大受而進順之。能撫恤西土以開王業。又云。說文羊部云。羑進善也。又厶部羑字。重文作誘。古文作羑。則誘羑同字。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箋云】說苑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書曰。

畢協賞罰。政理敷。隸字變壁中古文作敷。說文曰。敷。㰟

䝷施與同也。从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下當脫休字。攴部

【釋曰】文武受命有天下。至成王而大定。江氏云。陟。

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陟王。猶

後世稱大行也。賞謂封諸侯。罰謂討諸叛國。戡克。

敷施也。成王盡和協賞罰。克定文武之功。以施遺

于後人光業休美。皇大也。六師。六軍也。詩云。整我

六師。周禮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今王

其敬之哉。張大六軍以紹述前人之功。無毀壞我

高祖寡有之命。高祖。謂文王也。㝋敬者。文武順天

恤民之本。周召二公所以輔成康定周家八百年之丕基者。一在於敬。張皇六師。非耀武也。敬勝怠。理勝欲。自強不息。清明在躬。以率先庶官庶邦無或文恬武嬉以貽隱患。使天下事隳壞於冥昧之中。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無自起。德威遠播而受命永固矣。文王為周太祖德盛功高。故曰高祖。天命至難得。惟大德能受命。故曰寡有之命。與詩寡妻康誥寡兄同義。非若寡人之為謙辭也。傳曰。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然或以為已治已安而戒懼稍怠。則陽極陰生。積弱之幾將

萌於此。自古國家承平日久累傳後無大失道。而禍亂猝起者有之矣。故召公以爲申戒。　此第二節。羣臣進戒。　以上第六章。序所謂召畢二公率諸侯相康王也。馬鄭本顧命終此。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十二終